

名家随笔

一场与风的战争

蒋殊

那个时刻没有风，那一整天都没有风，可我周身有风吹过，吹得皮肤生疼，生疼。

一处高地，一位老者，一座丰碑。

由红蓝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的人字形丰碑，合拢后的形状是一棵大树。

老者神秘开篇：小时候，觉得这座山很神秘。每遇雨后，沙丘之上的天空便出现缥缈的盛景，是仙境，也是入境。

一个神秘的故事，种在孩子们心里。老者却戛然换了话题：事实上呢？由于地势南高北低，由东南向西北倾斜，因此形成一道天然的大风口，还有一个风道。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描述的方向威严地在头顶划过。赶上起风，风便从风口呼啸着铺过来，席卷着黄土，远远看上去像极了一只只运送货物的骆驼，因此这里有一条沟被当地人称为骆驼沟。

过去的右玉，最出名的就是风，一来就不肯离去，旷日持久。农谚有“立夏不起尘，起尘活埋人”一说。

右玉的风执拗，逆规律而行。别的地方是祈雨，右玉人却是千方百计求风停。那时候每村都有专门的“压风石”，右卫城还专门在东门外建造了风神台。每年特定的那一天，四面八方的百姓忍着饥饿带着一颗颗虔诚的心聚集而来，一遍遍含泪祈求：让风住，让风住了吧！

然而焚香叩头几十年，依然是一年一场风，甚至将右卫城三丈六高的城墙无情埋葬。老者记得清，1973年的立夏，风再一次逆天了，在不该起尘的日子起尘了，起得铺天盖地，起得惊心动魄。沙尘轻轻一掠，就轻易席卷了本就青嫩的庄稼，斩断了艰难生长起来的大树，吞没了钢铁铸就的汽车。

这一场风，一刮就是52天。

被风堵在昏黑屋里的人们，心惊肉跳。门外，扁担水桶被卷走了，腿粗的果树被吹跑了，一头猪来不及嘶叫也跟着风去了。

风过后，家不再是家，城不再是城。

老者说，如果小时候有过快乐的事，便是风沙过后，孩子们拖一辆独轮小木车，结伴爬上西城墙，顺着沙土欢快地滑下。那一刻，城墙变身天然滑梯，带给少年们长久憋闷之后的快意。

还有就是到北门外捡铜钱。一堆一堆的白骨中，夹杂着一枚一枚的铜钱。晚上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了灯。孩子们就追着灯跑。暗黑的夜里，一簇簇火焰引领着一群群孩子肆意地欢笑。回家兴奋地讲，却被大人们猛拍脑门：那是鬼火！

万户萧瑟鬼唱歌啊。不是神话，不是传说，是曾经右玉的风。

明代兵部尚书王越诗云：“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植桑蚕不种麻。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花花。六月雨过山头雪，狂风遍地起黄沙。说与江南人不信，早穿皮袄午穿纱。”

早年便有外国专家留下话：“这里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。”百姓一代代传言：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；白天点油灯，黑夜土堵门；在家一身土，出门不见人。”

新中国成立前的右玉县，森林覆盖率仅有0.3%，常常是“今日把种下，明日把籽丢”，无奈出现了“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的凄惨景象。

要生存，要活命，必须继续这场与风的战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果断提出：“右玉要想富，就得风沙住；要想风沙住，就得多种树；要想家家富，每人十棵树。”

老者也说，从他戴着红领巾起，就加入植树大军。他记得当时植树地点在黄沙洼，位于右玉旧城东北面，是一个长20公里、宽4公里的巨大流动沙丘，处于西北风从杀虎口向南延伸的锋面地带。这里风大沙多，常常是白天栽下的树，晚上就被沙土掩埋，甚至被连根拔起。1956年，县委、县政府为保卫县城，组织城北6个乡的干部群众，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会战。可是第

一年辛辛苦苦栽下9万多棵树，第二年即被一场连续九天九夜的八级大风全部折断、埋葬。

右玉人擦干眼泪，继续栽。老者的少年时期，应该是第四任县委书记马禄元上任之时，他带着右玉人向最难治的黄沙洼发起挑战。那里就是学生的课堂，男女生搭档，一天要栽下220多棵希望之树。

8年时间，右玉举全县之力几战黄沙洼，到1964年造林15435亩，解除了县城被埋的危险。

那个年代，无论什么职务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健康与残疾，全员出动，栽树，栽树，栽树。

右玉诗人郭虎曾这样写过：“噙一口冰冷的雪水/拿五脏六腑暖化/啃一口梆硬的窝头/用柔软的肠胃煮熟/杨柳榆松/肩扛手拉/老中青少/全体出动……”

树是武器，与风战斗。一般人都是死后立碑，但右玉机关一个部门一块碑，那是他们栽树的责任碑。财政吃紧，机关干部不仅按期拿不到工资，还要捐出钱来购买树苗。老百姓栽树，补助的两包方便面舍不得吃，揣在怀里回家喂孩子。

为了挡住风，右玉种树人淌过汗，流过血，丢过命。威远堡村党支部书记毛永宽，这个20岁就当上村干部的年轻人为了挡住西风，几年间带领村民栽下十几万棵树，之后却倒在心爱的树旁，年仅28岁。

下葬时，妻子不听人们“让他歇歇”的劝告，执着地让一把“铁锹”追随爱人，他要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种树。

一代又一代，一年又一年，右玉人坚强地抵挡住了风。从上世纪50年代“哪里有风哪里栽，先让局部绿起来”，上世纪60年代“哪里有风哪里栽，要把风沙锁起来”，到上世纪70年代变成“哪里有空哪里栽，再把窟窿补起来”，再到今天“绿水青山秀塞外，金山银山富起来”。

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右玉人赢了。

在老家的春天，日子是被燕子的呢喃唤醒的。屋檐下，梁木间，到处是燕子精心构筑的巢。

当春风拂柔了柳枝，暖阳融化了冻土，那些伶俐的身影如期而至。它们身姿矫健，剪刀似的尾巴在风中灵活摆动，轻盈地穿梭于熟悉的街巷。一只燕子率先落在巢边，歪着头，似乎在细细打量这个阔别已久的家，随后欢快地飞进巢里。紧接着，它的伴侣也跟了进去，两个小脑袋不时探出巢外。听着燕子的呢喃，祖母会眯着眼，笑着说：“燕子回来了，春天就站稳脚跟啦。”



燕子归来寻旧巢

杨丽丽

那时的我，喜欢仰着头，看燕子忙碌。它们飞进飞出，嘴里衔着泥草，精心修补着旧巢。看着它们，我小小的心里满是好奇，它们是怎么一路从南方飞来，见过多少山川湖海，又历经了怎样的风雨？听着燕子在梁上叽叽喳喳，那声音如同最动听的乐章，驱散了初春的寒气，也填满了平淡的时光。

后来，我像一只离巢的燕子，飞向了远方。城市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将我淹没。忙碌的生活里，我常常忘了季节的变换。但每当春天的气息悄悄袭来，总有一抹熟悉的影子，在记忆深处振翅。

我开始怀念在老家的日子。清晨，被燕子的欢叫唤醒，推开窗，是清新的空气和满目的翠绿；傍晚，和



家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燕子在余晖中归巢，听祖母讲有趣的神话故事。那些简单而纯粹的时光，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。

春天来了，我又想起那些归巢的燕子。它们飞越千山万水，回到旧巢，就像我无论漂泊多久，都渴望回到故乡的怀抱。故乡的风，故乡的云，故乡的山水草木，故乡的风土人情，都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无论我飞得多远，都紧紧牵着我的心。

也许，每个人都是一只飞翔的燕子。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心中最眷恋的，始终是出发的地方。